

三、人物志

(三) 南北朝

25. 杜慧度 (庆)

(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杜慧度》:

杜慧度，交趾朱戴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趾……

(杜慧度) 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迁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纲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旷职，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除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其年春，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碕交战，禽循长史孙建之。

(唐) 李延寿等《南史》卷七十《循吏传·杜慧度》:

杜慧度，交趾朱戴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滕逊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瑗收众斩逊，州境获宁。后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宋武帝义旗建，进号冠军将军。卢循窃据广州，遣使通好，瑗斩之。义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赠右将军。

慧度，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其年春，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于石碕，破之。循虽破，余党皆习兵事，李逊子孙李奕、李移、李脱等皆奔窜石碕，盘结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与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受循节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军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财以充劝赏，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循众舰俱然，一时散溃。循中箭赴水死，斩循及父嘏并循二子，并传首建邺，封慧度龙编县侯。

(北宋) 王若钦等《册府元龟》四百二十三《讨逆》:

杜慧度，晋末为广州将军，持节督交州诸军事。会贼帅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于石碕，交战，禽循长史孙建之。

(北宋) 李昉《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一《兵部五十二·火攻》:

又曰良吏杜慧度传曰，慧度为交州刺史，卢修龙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雉尾炬，修众俱然一时溃散。

(南宋) 郑樵《通志》卷一百七十《循吏传》:

杜慧度，交趾朱戴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趾……初为州主簿，流民都护，迁九真太守，瑗卒，郡州纲佐以交州土接蛮境，不宜旷职，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其年春，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碕，破之。

(元) 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五《人物志》:

杜慧度，瑗第五子也。晋安帝义熙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其年春，卢循破合浦，径趋龙编。

(明) 佚名《越史略》卷一《历代守任·杜惠度》:

瑗子也。义熙七年，永嘉太守卢循来奔，攻破合浦，径向州治。晋帝以惠度为刺史，惠度率府兵击破之石碕，又与循战于龙编南津。惠度以雉尾炬烧其船夹岸射之循兵大溃循溺水死惠度取屍斬之函首詣建康孝武帝初元元年七月林邑入寇惠度擊破之林邑乞降惠度為政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清) 朱軾《史传三编》卷五十二《循吏传》:

杜慧庆，交趾朱戴人。父瑗，歷日南九德交陆交州太守，有功，义熙六年卒，明年乃除慧庆，继瑗为交州刺史，卢循之袭破合浦也，径向交州，慧庆率文武六千人拒，破之，慧庆拒循于石碕，循众败走。

(清) 金鉉《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雍正):

杜慧度，瑗第五子。义熙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卢循袭合浦，寇交州，慧度率众拒循于石碕破之。

(清) 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一《前事略一》(道光):

循乃襲合浦克之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知不免鳩妻子召妓妾問曰我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傳京師

26. 卢循

(唐) 房玄龄《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湛之曾孙也……

(刘) 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造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

(南宋) 郑樵《通志》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四十二下·晋》: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湛之曾孙也……(刘) 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

27. 陈伯绍

(南朝梁) 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四《州郡上·越州》

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丛居，隱伏岩障，寇盜不寘，略无编户。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识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陈伯绍，颍川人。晋南渡，家于吴兴，遂为吴兴人。少勇智英发，归宋，官龙骧将军。领西江兵，讨妖人刘思道，诛之。遂守东官，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识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使经营焉。七年，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交广朱鸞三郡来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恩惠及民，威服獠獠，土故有瘴气，至是风土渐变，编户渐繁，民甚德之。及卒，民为立祠，于今郡治东北三十里，谓之陈王祠。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陈伯绍，颍川人。晋南渡，家于吴兴，遂为吴兴人。少勇智英发，归宋，官龙骧将军。领西江兵，讨妖人刘思道，诛之。遂守东官，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识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使经营焉。七年，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交广朱鸞三郡来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恩惠及民，威服獠獠，土故有瘴气，至是风土渐变，编户渐繁，民甚德之。及卒，民为立祠，于今郡治东北三十里，谓之陈王祠。

(清) 汪森编《广西通志》卷四十五《古迹》:

陈伯绍，吴兴人。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乱，进攻广州，杀刺史羊希，岭海大震。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诏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为西江都护。伯绍以合浦北界夷獠丛居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谓此地当有异祥，启立为越州。

(清) 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乾隆):

陈伯绍，颍川人，少勇智英发，事广州刺史袁昙远为偏裨，讨始兴刘嗣祖，破之。及归，宋明帝官龙骧将军。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逆，进攻广州，杀刺史羊希，岭表大震，东官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蛮獠丛居，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谓此地当有异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使经营焉。七年，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鸞三郡来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督交、越二州军事，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惠及士民，化及蛮獠，民甚德之。伯绍卒，民为立祠以祀，因与陈霸先同族，霸先受禅，尊为王，又称陈王祠。

(清) 阮元《广东通志》卷三十八《职官表》(道光):

陳伯紹潁川人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都護專征討之以伯紹爲西江都護宋鄭樵通志泰始四年三月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南伯紹時爲龍驤將軍討平之宋書明帝紀合浦北界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畧無編戶紹獵北地見二青牛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啟立爲越州。

(清) 张埭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陈伯绍潁川人，少勇智英法，事广州刺史袁云远为偏裨讨始兴刘嗣祖，破之。及归宋明帝，官龙驤将军。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逆，进攻广州杀刺史史羊希，岭表大震。东官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蛮獠从居，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谓此地党有异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经营焉。七年，始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鸞三郡来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督交越二州，军事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惠及士民，化及蛮獠，民甚德之。伯绍卒，民未立嗣以祀。因与陈霸先同族，霸先受禅尊为王，又称陈王祀。

28. 杜僧明

(唐) 姚思廉《陈书》卷八《杜僧明传》:

杜僧明字弘照，广陵临泽人也，形貌眇小而胆气过人，有勇力，善骑射。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安兴所启，请与俱行。频征俚獠有功，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干，预在征伐。安兴死。僧明复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贵反，逐刺史萧咨，咨奔广州，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同讨贵，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暎不听，萧咨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余兵退还。

(唐) 李延寿《南史》卷六十六《杜僧明传》:

杜僧明字弘照，广陵临泽人也，形貌眇小而有胆气，善骑射，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刺史，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安兴所启，请与俱行，频征俚獠有功，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干，预在征伐。安兴死，僧明复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贵反，逐刺史萧咨，咨奔广州，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同讨贵，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暎不听，萧咨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

(南宋) 郑樵《通志》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五十七·陈》:

杜僧明，字弘照，广陵临泽人也。形貌眇小而胆气过人，有勇力，善骑射。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刺史，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安兴所督，请与俱行，频征俚

獠有功，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才干，预在征伐。安兴死，僧明复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贵反，于交州逐刺史萧咨，咨奔广州，台遣子雄与广州刺史孙同讨贵，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喻侯萧映不听，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引兵还。

（清）金鉉《广西通志》卷九十《杂传·陈》（雍正）：

杜僧明，字弘照，广陵临泽人。梁大同中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广州南江督护卢安兴所启，预从征伐，累平俚獠有功。安兴死，复副其子子雄于新州。及交州土豪李贵反，逐刺史萧咨，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同讨贵。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喻侯萧映不聽，萧咨又促之，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憚役潰而归。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三《宦绩录三》（道光）：

杜僧明字宏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啟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貴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同討貴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喻侯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眾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

29. 欧阳颀

（唐）姚思廉《陈书》卷九列传第三《欧阳颀传》

欧阳颀，字靖世，长沙临湘人也。为郡豪族。祖景达，梁代为本州治中。父僧宝，屯骑校尉。颀少质直有思理，以言行笃信着闻于岭表。父丧毁瘠甚至。家产累积，悉让诸兄。州郡频辟不应，乃庐于麓山寺傍，专精习业，博通经史。……

时萧勃在广州，兵强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为刺史。林已至小桂岭，勃遣其将孙信监州，尽率部下至始兴，避琳兵锋。颀别据壹城，不往谒勃，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颀，尽收其此赏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萧勃死后，岭南扰乱，颀有声南土，且与高祖有旧，乃授颀散骑常侍、都督衡州诸军事。未至岭南，颀子纆已克定始兴。及颀至岭南，皆慑伏，仍进广州，尽有越地。……

初，交州刺史袁晁密以金五百两寄颀，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龚翊，四百两付儿智矩，余人弗之知也。颀寻为萧勃所破，赏财并尽，唯所寄金独在。晁亦寻卒，至是颀并依信还之，其重然诺如此，时人莫不叹伏。其重然诺如此。

（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五十《金》：

密金寄还，欧阳颀在岭南交州刺史，袁晁密以金五百两寄颀，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龚为，四百两付儿智矩，余人弗之知。颀寻为萧穀所破，赏财并尽，唯所寄金独存。晁亦寻卒，至是颀并依信还之，时人莫不叹伏之。

(清)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三《宦绩录三》:

歐陽頎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祖景達梁代爲本州治中父僧寶屯騎校射頎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頎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薦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頎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頎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其重然諾如此時頎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邃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名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頎以天嘉四年薨時年六十六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謚曰穆。

(四) 隋唐

30. 贺若弼

(唐) 长孙无忌等撰《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

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宇文护忌而害之。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周齐王宪闻而敬之，引为记室。未几，封当亭县公，迁小内史。周武帝时，上柱国乌丸轨言于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帝呼弼问之，弼知太子不可动摇，恐祸及已，诡对曰：“皇太子德业日新，未覩其阙。”帝默然，弼既退，轨让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及宣帝嗣位，轨竟见诛，弼乃获免。寻与韦孝宽伐陈，攻拔数十城。弼计居多，拜寿州刺史，改封襄邑县公。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邺城，恐弼为变，遣长孙平驰驿代之。

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颍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于是拜弼为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

(唐) 李延寿《北史》卷六十八《贺若敦传》:

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高颍荐弼有文武才干，于是拜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

(北宋)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文章三·贺若弼》:

隋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涉书记，有重名。及隋文受禅，阴有平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颍荐弼有文武才干，拜总管，委以平陈之事。若弼欣然以

为已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若弼遗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平陈十策，称上旨。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若弼为行军总管，俘陈叔宝。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三百八十八《将帅部·儒学》

隋贺若弼为吴郡总管，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七十三》：

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也……高颉荐弼有文武才干，于是拜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事。弼忻然以为已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

31. 甯纯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下》

有甯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陈亡，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而生，当代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进，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及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太守，遣还。又以其族人甯宣为合浦太守。隋乱，皆以地附萧铣。长真、部越兵攻丘和于交陆者也。武德初，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趾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六年，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甯纯以兵援之。

（北宋）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

六年春

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恭、南越州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进攻姜州；合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第十卷《乡贤志》（康熙）：

甯纯，字如和，廉州人。南海以西溪洞，自汉晋来，甯族最大。世为俚帅，蛮獠皆归之。纯少警敏，通章句，颇善书，父宣甚爱之。伯父猛力，陈祯明时安州刺史，役服不宾，输贡于陈，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钦江。隋高祖平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往岭表抚交趾。因谕猛力入朝，会猛力病剧，临终许稠，遣子长真入侍。其后，长真归隋，拜鸿胪卿，而留宣，为合浦太守。纯随父往来广，循尝至罗浮，及归，见安京山，叹曰：此即罗浮形势也，因大书，易山名为罗浮山。山上有石，后有如和题者是也。长真兵强，兼并郁林数郡。隋末梁主萧铣，略地至番禺，长真归附，时交趾太守丘和，和绥荒憬，甚得夷情。林

邑诸国遣和，明珠、文犀、金宝，其富埒于王者，独不附铄。铄闻利之，命长真以南越蛮俚攻和，和惧，欲出迎长真，其所署司法书佐高士廉曰：彼兵远来，势不得久，乃逆系破之。长真败归，当欲再举，宣谏止之。会铄为唐所灭。武德初，长真与宣，皆以地降，诏授长真钦州都督，宣卒，以纯为廉州刺史。纯善抚众，招徕蔡龙峒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已而徙刺，合州族子，道明刺南越州为高州，守领冯暄所陷纯，举丘击退之。贞观初，长真与暄皆卒，而暄弟盎反叛，屡欲攻纯，纯闭境自守，唐遣中庶子张玄素镇抚，至廉见纯，谨厚有礼，教其子弟读书，蛮俗向化，甚称，奖之。后卒于官。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人物》（道光）：

宁纯字如和，廉州人。南海以西溪洞自汉晋来宁族最大，世为俚帅蛮獠皆归之。纯少警敏通章句，颇善书，父宣甚爱之。伯父猛力，陈祯明时为安州刺史，倔强不宾服，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钦江。隋高祖平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往岭表抚交趾，因谕猛力入朝，会猛力病剧谓稠曰：“我死，当遣子长真入侍”。其后长真归，隋拜鸿胪卿而留宣为合浦太守。武德初，长真与宣皆以地降，诏授长真为钦州都督。宣卒，以纯为廉州刺史，纯善抚众、招徕蔡龙峒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已而徙刺合州。族子道明刺南越州为高州首领冯暄所陷，纯兵击退之。贞观初，长真与暄皆卒，而暄弟盎反叛，屡欲攻纯，纯闭境自守。唐遣中庶子张元素镇抚，至廉见纯谨厚有礼，以诗书教其宗人，蛮俗向化，甚称奖之。后卒于官。

32. 党仁宏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道光）：

党仁宏为廉州都督，坐枉法聚财百余万，当死。太宗哀之，免为庶人，徙钦州。

33. 甯原悌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

景云元年十一月，谏议大夫甯原悌上疏曰：“今天下诸州良牧益寡何者？古难其选，今侮其职也。然而世所重于京都，时见轻于州县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先宰一同。诚愿尚书旷职，则于方伯求才，即卿列阙官。必须循材擢用，兹令若行，仁风扇矣。”

（宋）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纪二十六》

睿宗景云二年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甯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

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

甯原悌，旧志作悌原误，钦江人。甯氏世为合浦豪族，原悌即刺史纯从孙也。纯能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原悌少好学，武后永昌元年举进士，以贤良策试于庭，时对策者千余人，诏吏部尚书李景湛糊名较覆，以张说为首。后览对置说乙科，而擢张柬之第一，原悌第九。原悌，出荒服者，得上第，朝野咸叹异之。授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谏议大夫。睿宗景云二年，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冥福。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都，宜城以度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监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宗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原悌玄宗朝复以谏议兼修国史，玄宗取所修史阅之，见直书隐巢事，谕曰：白马求卿，黄金赎罪，卿以为何如？原悌叩首，曰：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虽太宗不得已之诛，亦隐巢有以自取尔。由是忤旨去官，卒葬于大墓山。诏发五府兵以给葬事，立祠于上蒙村，今灵山县西有原悌读书之所。祠在钦州北二里曰谏议庙云。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

甯原悌，钦江人。甯氏世为合浦豪族，原悌即刺史纯从孙也。纯能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原悌少好学，武后永昌元年举进士，以贤良策试于庭，时对策者千余人，诏吏部尚书李景湛糊名较覆，以张说为首。后览对置说乙科，而擢张柬之第一，原悌第九。原悌，出荒服者，得上第，朝野咸叹异之。授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谏议大夫。睿宗景云二年，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冥福。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都，宜城以度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监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宗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原悌玄宗朝复以谏议兼修国史，玄宗取所修史阅之，见直书隐巢事，谕曰：白马求卿，黄金赎罪，卿以为何如？原悌叩首，曰：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虽太宗不得已之诛，亦隐巢有以自取尔。由是忤旨去官，卒葬于大墓山。诏发五府兵以给葬事，立祠于上蒙村，今灵山县西有原悌读书之所。祠在钦州北二里曰谏议庙云。

34. 马摠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列传《马摠传》

马摠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直，不妄交游。贞元中，姚南仲镇滑台，辟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叶，监军诬奏南仲不法。及罢免，摠坐贬泉州别驾，监军入掌枢密。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杀摠，从事穆赞鞫摠，赞称无罪，摠方免死。后量移恩王傅。

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揔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揔蔡州，知彰义军留后。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淮西节度使。揔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贼寇，人不知法，威刑劝导，咸令率化。奏改彰义军曰淮西，贼之伪迹，一皆削荡。

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澠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改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

揔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马总，字符会，系出扶风。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夷獠。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着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尝驻合浦，甚有威惠。进御史大夫，徙桂管经略使。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马揔，字符会，系出扶风。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夷獠。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着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尝驻合浦，甚有威惠。进御史大夫，徙桂管经略使。

(清·康熙) 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

揔总，字符会，系出扶风。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夷獠。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着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尝驻合浦，甚有威惠。进御史大夫，徙桂管经略使。

(清) 阮元《广东通志》二百三十四《宦绩录四》: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不妄交遊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謹按本紀作五年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舊唐書本傳居無幾何遷嶺南節度使至南海即修教令明賞罰磨洗姦慝百粵率服舉給事中穆質以自代入為刑部侍郎穆宗朝進戶部尚書總篤學雖吏事倥偬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諡曰懿

35. 张说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张说，字道济，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授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预修《三教珠英》。

久视年，则天幸三阳宫，自夏涉秋，不时还都，说上疏谏曰：

陛下屯万乘，幸离宫，暑退凉归，未降还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请为陛下陈其不可。

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扈从兵马，日费资给，连雨弥旬，即难周济。陛下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丘，奈何去宗庙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罇柄，臣窃为陛下不取。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诫，无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

告成褊小，万方辐凑，填城溢郭，并锺无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嫠老病，流转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将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诱掖上心，削峦起观，竭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耶？诗云：“人亦劳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

御苑东西二十里，所出入来往，杂人甚多，外无墙垣扃禁，内有榛丛谿谷、猛兽所伏，暴戾是凭。陛下往往轻行，警蹕不肃，历蒙密，乘嶮巖，卒然有逸兽狂夫，惊犯左右，岂不殆哉？虽万全无疑，然人主之动，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预防。”愿陛下为万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

今国家北有胡寇觐边，南有夷獠骚徼，关西小旱，耕稼是忧，安东近平，输漕方始。臣愿陛下及时旋辮，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农，修德以来远，罢不急之役，省无用之费，澄心澹懷，惟亿万年，苍苍羣生莫不幸甚。臣自度当议十不一从，何者？沮盘游之娱，间林沚之玩，规遠图而替近适，要后利而弃前欢，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贵臣之意。然臣血诚密奏而不爱死者，不愿负陛下言责之职耳。轻触天威，伏地待罪。

疏奏不省。

长安初，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鳳阁舍人。时麟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员外郎，累转工部侍郎。景龙中，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方许之。是时风教頽紊，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懇辞，竟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服终，复为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迁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景云元年秋，譙王重福于东都构逆而死，留守捕系枝党数百人，考讯结构之状，经时不决。睿宗令说往按其狱，一宿捕获重福谋主张灵均、郑愔等，尽得其情状，自余枉被系禁者，一切释放。睿宗劳之曰：“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

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是岁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觊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以说为不附己，转为尚书左丞，罢知政事，仍令往东都留司。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及至忠等伏诛，征拜中书令，封燕国公，赐实封二百户。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

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说上疏谏曰：“臣闻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褻比齐优，恐非干羽桑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自是此戏乃绝。

俄而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转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实封三百户，迁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贲史本，随军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峻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夷虏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劾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

九年四月，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据长泉县，自称叶护，攻陷兰池等六州。诏王峻率兵讨之，仍令说相知经略。时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副使史献请因此诛党项，绝其翻动之计，说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项余烬。其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

明年又敕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时有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兵讨擒之，并获其家属于木盘山，送都斩之。其党悉平，获易女三千余人，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

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说以讨贼功，复赐实封二百户。先是，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奏罢二十余万，勒还营农。玄宗颇为疑，说奏曰：“臣久在疆场，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虑减兵而招寇也。”上乃从之。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说又献策，请一切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其后彊骑是也。

是岁，玄宗将还京而便幸并州，说进言曰：“太原是国家王业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东，有汉武雎上，后土之祀，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穀，此诚万姓之福也。”上从其言，及祀后土礼毕，说代张嘉贞为中书令。夏四月，玄宗亲为诏曰：“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着，理合褒升，考中上。”

说又首建封禅之议，十三年，授诏与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绛等撰东封仪注，旧仪不便者，说多所裁正，语在《礼志》。玄宗寻召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谓说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名为集贤殿。”因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授说集贤院学士，知院事。

及将东封，授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源乾曜为左丞相兼侍中，盖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说又撰《封禅坛颂》以纪圣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禅，而说因赞其事，由是颇不相平。及登山，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人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又行从兵士，惟加勳不得赐物，由是颇为内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献策，请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劝农使，分往检察。说嫌其扰人，不使，数建议，违之。及东封还，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铨，融与礼部尚书苏頲等分掌选事，融等每有奏请，皆为说所抑，由是铨综失叙。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鞫问。说兄左庶子光诣朝堂，割耳称冤，时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并依倚说势，诈假纳赂，又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为隐甫等所鞫伏罪。说经两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视之，回奏：“说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悯之，力士奏曰：“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书令，观及庆则决杖而死，连坐迁贬者十余人。隐甫及融等恐说复用为己患，又密奏毁之。明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

初，说为相时，玄宗意欲讨吐蕃，说密奏许其通和，以息边境，玄宗不从。及瓜州失守，王君奭死，说因获隴州鬪羊，上表献之，以申讽谕。表云：臣闻勇士冠鸡，武夫戴鹞，

推情举类，获此鬪羊。远生越嵩，蓄性刚决，敌不避强，战不顾死。虽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选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鸟不遁才，兽不藏伎，如蒙劾奇灵圃，角力天场，却鼓怒以作气，前踣躅以奋击。跌若奔云之交觸，碎如转石之相叩，裂骨赌胜，溅血争雄，敢毅见而冲冠，鸷狼闻而击节。冀将少助明主市骏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将曰：“若鬪不解，立有死者，所赖至仁无残，量力取劝焉。臣缘损足，未堪履地，谨遣男诣金明门奉进，玄宗深悟其意，赐绢及杂綵一千匹。

十七年，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寻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视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帐，设音乐，内出酒食，御制诗一篇，以叙其事。寻以修谒陵仪注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时长子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均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又特授说兄庆王傅光为银青光禄大夫，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上愍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诏曰：

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今。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上柱国、燕国公张说，辰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蹟。挹而莫测，仰之弥高。精义探系表之微，英辞鼓天下之动。昔侍春诵，绸缪岁华，含春容之声。叩而尽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兴国。则天衢以通，济用和民，则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道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耷，既喪斯文。宣室余談，冷然在耳。玉殿遺草，宛留其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当宁抚几，临乐彻懸，罢稱觴之儀，遵往禋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

始，玄宗在东宫，说已蒙礼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说独排其党，请太子监国，深谋密画，竟清内难，遂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其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睢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说既遭讪铄，罢知政事，专集贤文史之任，每军国大事，帝遣中史先访其可否。说尝自制其父《赠丹州刺史鶯碑文》。玄宗闻之而御书其碑额赐之，曰：“呜呼，积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谥议曰“文贞”。左司郎中

阳伯诚驳议，以为不称。工部侍郎张九龄立议，请依太常为定，纷纭未决。玄宗为说自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曰“文贞”，由是方定。

均、垧皆能文，说在中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居父忧服阕，均除户部侍郎，转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贬饶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征，复为户部侍郎。九载，迁刑部尚书。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权臣陈希烈，期于必取。既而杨国忠用事，心颇恶之，罢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之，仍以均为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岷、吕諲条疏陷贼官，均当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

垧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时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赐示垧。均戏谓垧曰：“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天宝中，玄宗尝幸垧内宅，谓垧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垧错愕未对，帝即曰：“无踰吾爱婿矣。”垧降级陈谢，杨国忠闻而恶之。及希烈罢相，举韦见素代相，垧深失望。天宝十三年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时禄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宠异。禄山求带平章事，下中书拟议，国忠进言曰：“禄山诚立军功，然眼不识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轻国。”玄宗乃止，加左仆射而已。及禄山还镇，命中官高力士饯于浚坡，既还，帝曰：“禄山慰意否？”力士曰：“观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国忠，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垧所告。”帝怒，尽逐张垧兄弟出。均为建安太守，垧为卢溪郡司马，塉为宜春郡司马。岁中，召还，再迁为太常卿。

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宰相韦见素、杨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等从，朝臣多不至。次咸阳，帝谓高力士曰：“昨日苍黄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力士曰：“张垧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悦，因问均、垧。管曰：“臣离京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趣向，来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禄山伪命，垧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垧死于贼中。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张说，字道济，益阳人，后徙洛阳。武后时，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为助，说至后，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乃诬构耳。忤后旨，配流钦州。中宗立召还，拜兵部员外郎。玄宗时，累迁中书，封燕国公，谥文贞。说初赴钦州，诗云，狱中生白发，岭外罢红颜，古来相送处，几得几人还。又，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一朝成白首，看取报家人。子均，袭燕公，禄山监国，授伪官，肃宗以说勳旧，免罪，流合浦。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张说，字道济，益阳人，后徙洛阳。武后时，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为助，说至后，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乃诬构耳。忤后旨，配流钦州。

中宗立召还，拜兵部员外郎。玄宗时，累迁中书，封燕国公，谥文贞。（小字：说初赴钦州，诗云，狱中生白发，岭外罢红颜，古来相送处，几得几人还。又，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一朝成白首，看取报家人。）子均，袭燕公，禄山监国，授伪官，肃宗以说勳旧，免罪，流合浦。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张说，字道济，益阳人，后徙洛阳。武后时，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为助，说至后，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乃诬构耳。忤后旨，配流钦州。中宗立召还，拜兵部员外郎。玄宗时，累迁中书，封燕国公，谥文贞。子均，袭燕公，禄山监国，授伪官，肃宗以说勳旧，免罪，流合浦。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乾隆）：

张说，字道济，洛阳人。武后时，任凤阁舍人。初魏元忠为洛州长史，张易之奴横暴，元忠杖杀之。及元忠为相，易之为昌期求雍州刺史，复不与，因谮元忠，引说为助。后亲临问，说言：“臣实未闻，俱易之所授耳！”后怒，流钦州。中宗立，乃召还。后累官中书令，封燕国公，谥文正。子均袭，以受禄山伪职，肃宗以说勳旧，免死流合浦。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张说，字道济，洛阳人。武后时人凤阁舍人，初魏元忠为洛州长史，张易之奴横暴，元忠仗杀之。及元忠为相，易之为昌期求雍州刺史，复不与，因馋元忠引说为助。后亲临问，说言臣实未闻，俱易之所授耳。后怒流钦州。中宗立，乃召还，累官中书令，封燕国公，谥文正，子均以受禄山伪职，肃宗以说勳旧免死流合浦。

36. 何游泰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传·杨思勳》

杨思勳，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预讨李多祚，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思勳有膂力，残忍好杀，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為爪士，累遷右臨門衛將軍。……

（开元）十六年，陇州首领陈行何游鲁、冯璘等聚徒作乱，陷四十余城。行范自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诏思勳率永连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万人进讨，兵至陇州，临阵擒游鲁、冯璘斩之。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何游泰，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贖，与妻子客寓合浦，为采珠徒长。唐代宗时人。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何游泰，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贖，与妻子客寓合浦，

为采珠徒长。唐代宗时人。

（清）张辅修、林如峒纂《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何游秦，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资，与妻子客寓合浦，为采珠徒长。庸代宗时人。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乾隆）：

何游秦，新州人。代宗时，读书于家，讲求大义，知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携妻子客合浦，为采珠徒，迹海上，人莫知，为怀奇抱异之士。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道光）：

何游秦，新州人，代宗时，读书于家，讲求大义，知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携妻子客合浦，为采珠徒长，迹海上，人莫知，为怀奇抱异之士。

37. 林藻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文部·赋》

《闽川名士传》曰，贞元中，杜黄裳知贡举，试珠还合浦赋。进士林藻赋成，凭几假寐，梦人谓之曰：“君赋甚佳，但恨未叙珠来去之意尔。”藻悟，视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谢杜黄裳，谓曰：“唯林生叙珠来去之意若有神助。”

（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一《唐林藻深慰帖》：

右林藻深慰帖。藻字纬干，莆田人，父披为华阳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称九牧林氏者也。藻贞元七年进士，尝试珠还合浦赋，人谓之神助，官至岭南节度副使，有书名而传世甚罕，宋《宣和书谱》所载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欧虞颜柳世所盛传者皆不复多见，况其余乎。此帖仅一纸，历数十纪而不失，可谓难矣。匏翁其永宝之，李东阳志。

（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十八《书家传》七：

林藻字纬乾，贞元七年进士。闽中名士，传云贞元中，杜黄裳知贡举，试珠还合浦赋。进士林藻赋成，凭几假寐梦人谓之曰，君赋佳，但未叙珠之去来。藻悟而足成之，擢第谢恩，杜公曰，赋中四句叙珠去来，若有神助。岭南节度副使，《文献通考》。林藻行书婉约丰妍，出入智永之域。《宣和书谱》

（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四《历代名人书跋》：

右林藻深慰帖。藻字纬干，莆田人，父披，为华阳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称九牧林氏者也。藻贞元七年进士，尝试珠还合浦赋，人谓之神助，官至岭南节度副使。有书名而传世甚罕，宋《宣和书谱》所载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欧虞颜柳世所盛传者皆不复多见，况其余乎。此帖仅一纸，历数十纪而不失，可谓难矣。匏翁其永宝之，李东阳志。

（清）卞永誉《书画汇考》卷八《林藻》：

右林藻深慰帖。藻字纬干，莆田人，父披，为饶阳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称九牧林氏者也。藻贞元七年进士，尝试珠还合浦赋，人谓之神助，官至岭南节度副使。有书名而传

世甚罕，宋宣和书谱所载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欧虞颜柳世所盛传者皆不复多见，况其余乎。此帖仅一纸，歷数十纪而不失，可谓难矣。匏翁其永宝之，李东阳志。

38. 刘景

(清)汪森《粤西丛载》卷十一《刘仲远》:

刘景字仲远，桂州人。初为屠，后为商，常贩私盐。遇方士与剧饮，授以片铅，能制铜铁为金诘，朝失方士所在，景自此游方之外，常至京师，馆贾相昌朝家二十年，冬夏一裘，终日不食，饮酒大笑，旁若无人，所谈老庄周易皆臻玄妙。皇佑中，还家，容色如少年而妻已皓首。人皆异之，乃栖南溪山石室中，妻孥往省，至则有毒蛇猛兽不得进。嘉佑时运使李师中访景，赠之以诗，擬诸犹龙焉。元丰八年九月，忽召其子谓曰，死便火我，其夜无疾而卒，年一百十八岁。举火燃棺，忽自启，中惟布袍绦履存焉。后百余日，廉州合浦还珠驿有得其所致家书者，乃知景羽化矣，里人名所居曰刘仙岩。

(清)金鉉《广西通志》卷八十七《方伎》(雍正):

刘景，字仲達，桂州人。初为屠，后为商，尝贩私盐，遇方士与剧饮，授以片铅，能制铜铁为金诘，朝失方士所在。景自是游方外，至京师，馆贾相昌朝家二十年。冬夏一裘，终日不食，饮酒大笑，旁若无人，所谈老庄周易皆臻玄妙。皇佑中还家，容色如少年，而妻已皓首，人皆异之。乃栖南溪山石室中，妻孥往省，至则有毒蛇猛兽，不能进。嘉佑时运使李师中访之，赠以诗。元丰八年九月，召其子谓曰，死便火我。其夜无疾而卒，年一百十八岁。举火燃棺时，棺忽自启，中惟布袍绦履存焉。后百余日，廉州合浦还珠驿得其所致家书，乃知景羽化，里人名所居曰刘仙岩。

39. 魏佑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崇祯):

魏佑者，魏州曲城人。唐宰相郑文贞公征之玄孙也。开宗中为贫，而仕流宕交广。自雷州参军，迁廉州长史，杜甫尝以诗赠之。工部集

(清)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魏佑者，魏州曲城人。唐宰相郑文贞公征之玄孙也。开宗中为贫，而仕流宕交广。自雷州参军，迁廉州长史，杜甫尝以诗赠之。工部集

(清)张埈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道光):

魏佑魏州曲成人，宰相郑公文正诤征之元孙也。开元天宝中家贫就仕为雷州参军，迁廉州长史。周游交广，杜甫有诗赠之。

40. 刘瞻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刘瞻传》:

刘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举进士、博学宏词，皆中。徐商辟署盐铁府，

累迁太常博士。刘瑒执政，荐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进承旨。出为河东节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宗绍等送诏狱，逮系宗族数百人。瞻喻谏官，皆依违无敢言，即自上疏固争：「宗绍穷其术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爱女，囚平民，忿不顾难，取肆暴不明之谤。」帝大怒，即日赐罢，以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路岩、韦保衡从为恶言闻帝，俄斥廉州刺史。于是，翰林学士郑畋以责诏不深切，御史中丞孙璜、谏议大夫高湘等坐与瞻善，分贬岭南。岩等殊未嫌，按图视罐州道万里，即贬驩州司户参军事，命李庾作诏极诋，将遂杀之。天下谓瞻鯁正，特为谗挤，举以为冤。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解，岩等不敢害。

(明) 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第九卷《名宦志》(崇祯):

刘瞻，桂阳人。懿宗咸通时，上疏谏，补太医韩宗绍等。帝大怒，又以岩路韦保衡譖斥廉州刺史瞻，鯁正廉约，所得俸资，以周亲旧。之窶困者，家不资储，无第舍。四方馈献，不及门行已。始终完洁。

(清) 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康熙):

刘瞻，桂阳人。懿宗咸通时，上疏谏，补太医韩宗绍等。帝大怒，又以岩路韦保衡譖斥廉州刺史瞻，鯁正廉约，所得俸资，以周亲旧。之窶困者，家不资储，无第舍。四方馈献，不及门行已。始终完洁。

(清) 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绩》(乾隆):

刘瞻，字几之，湖南桂阳人，举进士，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绍宗等送诏岳，逮系宗族数百人。瞻上疏曰：“陛下徇爱女，囚平民。”帝大怒，斥廉州刺史。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召为刑部尚书，复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为人廉约，所得俸钱以余济亲旧之窶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四方献馈不及门，行已终始完洁。弟助，字符德，性仁孝。幼时与诸兄游，至饮食取最下者。及长，能文辞，喜黄老言，年二十卒。

(清) 张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道光):

刘瞻字几之，湖南桂阳人，举进士，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绍宗等送诏狱，逮系宗族数百人。瞻上疏曰：“陛下徇爱女，囚贫民”。帝大怒，斥廉州刺史。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召为刑部尚书，复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为人廉曰，所得俸钱以余济亲旧之窶困者，家不留苗储，无第舍，四方献饌不及门，行已终始完。洁弟助字符德，性仁孝，幼时与诸兄游至饮食取最下者。及长，能文辞喜黄老，年二十卒。

(清) 迈柱等监修《湖广通志》卷五十《乡贤》:

唐刘瞻。唐书列传，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徙桂阳，举进士博学宏词，皆中。累迁翰林学士进承旨。咸通中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绍宗

等送诏狱。瞻上疏固争，即日赐罢，俄斥廉州刺史，贬驪州司户参军。僖宗立，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瞻为人廉约，所得俸以其余济亲旧之窶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四方馈献不及门，行已终始完洁。弟助，字符德，性仁孝，幼时与诸兄游，至餐饮，取最下者，及长能文辞，喜黄老言，年二十卒。

41. 神仙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十五《神仙二十五·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驪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阯，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飡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飓风欬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覩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漑，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笈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饌，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饌。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饌，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饌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子，但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道原作进，据陈校本改）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

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目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遶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鴈峯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劾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驩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覩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鴈峯，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日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永，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覩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峯，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出续仙传。

（明）陆楫编《古今说海》卷四十四《玉壶记说渊二十四》：

元和初，有元胤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淞右，李庶人连累，冬窜于爱州。二公共结行迈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阯，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餍神，箫鼓諠哗，舟人与二公仆使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飘风歛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突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峽，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沈，然后抵孤岛而风止。

（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籙》卷一百一十六《棠七·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盖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彻柳实二人，同志访道于衡山，结庐栖遁，岁余相与适南，至广州合浦县登舟，将越海而济，南抵交阯。维舟岸侧，适村人享神，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仆使皆往观焉。唯二子在舟中，俄尔颶风断缆，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几覆没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岛，风浪亦定，二子登岸，极

目于岛上，见白王天尊像，莹然在石室之内，前有金炉，香烬而竟无人。二子周览怅望，见一巨兽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没。俄尔紫云涌于海面，弥漫三四里，中有大莲花，高百余尺，叶叶旋舒，内有帐幄绮绣错杂，虹桥阔数十尺，直抵岛上。有侍女捧香于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愿示归路。侍女讶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顷南溟夫人与玉虚尊师会，子可求而请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云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随此女谒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随侍女登桥至帐前，再拜稽首，以漂泛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师亦至，环坐，奏乐，顷之进饌。尊师曰，二客求人间饌以享之。饌毕，尊师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讫，尊师告去，谓二子曰，有道气，无忧归路也。合有灵药相赠，子分未合，当自有师，吾不当为子之师也，他日相见矣。二子拜辞，尊师乘鹿而去。顷有武夫，长十余丈，金甲执剑，进曰，奉使天吴，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归路，曰从百花桥去。赠以玉壶，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壶也。遂辞夫人，登桥而去，桥长且广，栏干上皆异花，二子花间窥见千虬万龙，互相缴结而为桥矣。见向之巨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间。二子问所送使者斩兽之由，答曰，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谓二客曰，我不当为使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也。衣带间解琥珀合子与之，中有物隐隐然若蜘蛛形。谓二子曰，我辈水仙也，顷与番禺少年情好之余，生一子，三岁合弃之。夫人令与南岳郎君为子矣，中间回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与子所弄玉环与之而为使者隐却，颇以为悵。望二客持此合子于回鴈峯庙中，投之，若得玉环，为送岳庙吾子，亦当有答，慎勿开启。二子受而懷之，又问，玉虚尊师云，子自有师，谁也？曰南岳太极先生耳，自当遇之。须臾桥尽，与使者相别，已达合浦之岸。问其时代，已十二年矣。于是将还衡山，中途馁甚，试叩玉壶，则珍味至，二子一食不复饥渴。及还，妻已谢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余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厌俗之志，无复名宦之心，乃登衡岳投合子于回鴈峯庙，瞬息之间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木发屋，霹雳一声，庙宇立碎。战栗之际，空中有人以玉环授之，二子得环送于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岳郎君持此还魂膏以报君也。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可涂顶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涂活其妻。后因大雪，见一樵叟负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饮之，忽见其担上有太极字，遂礼而为师，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极矣。太上勅我来度子耳，因见玉壶，曰，此吾贮玉液之壶，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遂以玉壶献之。二子随太极先生入朱陵宫，祝融峯，歷游诸仙府，与妻俱得升天之道。

（北宋）陶穀《清异录》卷四《器具·齐肩大士》：

合浦有书生张奉世，贫苦，飘泊是邦，谄登有位之门，猎取酒肉为业。又能洪饮巨飧，未尝见。其饱饫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相谓曰，张某齐肩大士。